

读书有味

不薄新书爱旧书

陈平原

某回接受媒体专访，谈及新书旧书的关系，我脱口而出，说自己“不薄新书爱旧书”。这话初闻很简单，实则内蕴深厚，值得一说。

近百年前，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写过一册畅销书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，第一篇“谈读书”，有这么一段：“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。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，在毫无价值。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，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。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，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，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。”话说得很委婉，骨子里还是拒绝“流行的新书”，提倡阅读那些“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”。

我的态度没有朱先生那么决绝，曾撰文辨析不同国家、不同时代、不同阶层对于“经典”的不同理解，还有“经典”与“流行”之间错综复杂的对峙与对话的关系。因此，我不敢完全谢绝“流行的新书”。只是面对每年出版20万种新书的现状，确实有一种茫然失措的感觉。反躬自省，明知新书中有不少精品，但承认个人时间及精力有限，只能更多照顾自家书房中那些老住户。并非恋物，也不纯粹是怀旧，就因为翻阅旧书时，有可能重新面对自家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与得失成败，感觉上更为厚重与立体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晓得人生有限，能读的好书实在太有限了，因此，不能不挑食，倾向于阅读那些自觉有趣而且读得懂，还与自家生命历程相关的图书。可以是新书，但以旧书为主。新书有钱就能买到，旧书则不见得；有时候，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。

我说的“旧书”，不是古书店里昂贵的秘籍珍本，也不是旧书店中两三折的减价图书，而是藏在自家书房的某一角落，平日里难得见面，但犹如多年故交，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书籍。表面上有点破旧，来历却很不一样，每本都能讲出一堆故事。这样的旧书，刻着时间印记，带着个人情感，有温度，存记忆，不可复制，独一无二，承载着往日的好时光，值得再三摩挲。某种意义上，那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书籍不仅仅是摆设，刚进家门时，确实只有物质形态；可经过阅读、把玩与品味，逐渐融入我的生命与记忆中。多年后，青灯下独自面对，仍然是无话不谈的老友。借用辛弃疾的词——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但这里有个前提，那些书必须是曾经直接面对、多少有过交流与对话的。坦白交代，书房巍峨，好些书其实没有这样的幸運。

藏书再多，若未曾读过，只是物质占有，意义不大。最好是刚入门时，略为翻阅，并写下最初的印象，免得“一人误入深似海”。

道理浅显，但真正实行起来，很不容易。那天收拾藏书，发现一大本《陈夏买书志》，撰于1987年9月的“小引”中，谈及买书五乐，其中有曰：“买书归来，随意翻阅，赏其书香扑鼻，叹其高论惊人。亦有大呼上当，摔书长叹之时。读好书手舞足蹈，却未必见贤思齐；睹浊物嬉笑怒骂，倒令我立志著述。好好坏坏，皆有可喜之处，此其乐五。”应该说，立意不错，只是很难坚持。最早一则写于1987年9月24日，2000多字；最晚一则写于1990年4月16日，只有短短五行。也就是说，持续时间不到三年，且越写越简单，最后只剩下购书时间及书名。

为了督促自己不忘初心，我曾以《陈夏买书志》为素材，在《瞭望周刊》连载《逛书摊》。那则写于1988年12月的《〈逛书摊〉小引》，谈及自己年来颇喜买书，唯恐变成了业余图书馆员。于是，买书、藏书的同时，也时时记下翻书、读书的感受与体会：“买了书而不翻不读，在我总有一种负罪感，就好像请来了朋友而又撇下人家不理。可要读完每本刚买来的书，又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。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强迫自己三五天内，把刚买来的书随便翻翻，获得大概的印象，有兴趣就读下去，没兴趣则为日后的阅读提供‘索引’。”很可惜，小引加13则短文，坚持不到一年，也无疾而终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家中藏书越来越多，工

作也越来越忙，好多书籍入藏后，并无认真晤面的机会，真是愧对众多好书。虽有强烈的求知欲，但被日常事务挤压，或忙着撰写专业著述，不能心无旁骛、自由自在地阅读，见到好书，拿起又放下，一不小心便咫尺天涯，对此，深感遗憾。

平日里读书，很少写详细的批注，只是重点画线。即便如此，看着那些高高低低、深深浅浅的曲线，遥想昔日读书情景，揣摩当初的心情与感受，还是蛮有趣的。比如那天翻阅王瑶先生著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，上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，封面盖父亲的印；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，封面有母亲的签名。父母当年购藏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上下册，明显都认真读过，书上画了很多红线。日后再报北大博士生时，也曾使用这两册书，只是每个人画线风格不同，还是能大致判断。两代人的阅读痕迹，或重合，或分离，能不引人遐思？

面对满屋子旧书，感情十分复杂，有的当初痴迷，如今已扬弃；有的初见时无感，今天却颇为惊艳，这样的例子，比比皆是。所谓时势的变迁，所谓生命的痕迹，所谓阅读的进步，就体现在无数当年格外珍惜，如今可能蒙尘的“旧书”上。所有这些，岂是装帧越来越讲究的新书所能取代的？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）

书里书外

三苏祠里有一古建筑叫来凤轩，是苏轼、苏辙两兄弟读书的地方，苏洵曾名之“南轩”“来风轩”。现在的来凤轩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，歇山式屋顶，小青瓦屋面，处在古祠堂中轴线最后一字。正面左右两侧各开一方门，通连室外风雨廊；中开一圆门，上方悬“来凤轩”匾额，两边挂“门前万竿竹，堂上四库书”楹联。前有小院，连廊回绕，青砖铺地，两侧各植一铁树，亭亭如盖，中砌一六角树池，植矮竹数株。房子和院子背靠几株高大桢楠，显得古朴静谧。这应该就是书房的气息吧。

书房，顾名思义，藏书读书之处。对于读书人而言，一间书房就是一生所钟。苏轼自谓平生最快乐之事就是读书，“夜常以三鼓为率，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”。而他的家乡眉山“其民以诗书为业，以故家文献为重。夜燃灯，诵声琅琅相闻”，两宋三百年间竟出了九百进士。南轩的书灯也就是在那个充满“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梦想的时代点燃。

与年少气盛、壮志凌云的两兄弟相匹配，南轩的气质也是雄健的、向上的。在这里，兄弟俩“闭门书史从”“文章风云起”，也“年年废书走市观”，有着少年的顽皮和活力。在这里，他们遇见了“尽以告之”的老师，知道了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；在这里，他们有严厉的父亲，以至于到老都还梦见小时没完成作业被吓醒，也有慈爱的母亲，教育他们不发呆藏、不遗鸟雀，带着他们一起读《后汉书》、《滂传》。苏轼正是从南轩出发，开启了他一生的奇绝之游。
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44岁的苏轼，已是在凤翔、开封、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多地任过职的官员，虽未大贵，却已名满天下。但乌台诗案飞来横祸，令他身陷囹圄。在狱中，他透过窗子看见萧然风雪中的竹子，想起了那曾带给他温暖和力量的南轩竹。在最无助最艰难的生命境遇里，南轩是他的所念所思，归宿南轩是他的最最期盼。

第二年正月初一，苏东坡被押解离京赴黄州，在蔡州（今河南汝南县）道上遇雪，他又想到了他的南轩，“忆我故居，浮光动南轩”。晨风微拂，薄雾轻绕，阳光从枝叶婆娑的松竹间洒下来，还挂着露珠的葵萱摇曳生姿，灼灼其华。从井里打上一瓶水，还冒着丝丝热气。那门外的小路恐怕还留着他当年行吟的脚印吧。

大起大落、颠沛流离的命运让苏轼对书房充满渴望。被贬黄州第三个年头时，筑建“雪堂”。年近花甲，再贬惠州，寓居嘉祐寺僧舍时，榜其居室叫“思无邪斋”。三年后，他费尽心力终于在惠州白鹤峰上建成自己的新居，书房沿用“思无邪斋”名。只可惜入住仅两月，又再次遭贬，到了最偏远的海南，又建桄榔庵。不管走到哪，他一直不放弃建“吾庐”。

从少年到中年再到晚年，读书伴随着苏轼一生沉浮，书房记录着他的生命历程。博通经史，融会诸家，虽曾因文入狱，“平生文字为吾累”，但始终没有停止读书与思考。即便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，他依然会在书房“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”。广博、持久、深入的读书，正是他独立不惧、初心不改、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。

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，将朝，尚早，假寐，梦归毅行宅，遍历蔬圃中。已而坐于南轩，见庄客数人，方运土塞小池。土中得两芦菔根，客喜食之。予取笔作一篇文，有数句云：“坐于南轩，对修竹数百，野鸟数千。”既觉，惆然思之。南轩，先君名之曰“来风”者也。

这是苏轼58岁时写的《梦南轩》，当时继室王润之刚刚离世。岁月的风霜对苏轼的塑造似乎从没停息，而苏轼对南轩的怀念也似乎从未停止。身在朝堂，抑或在江湖，南轩的蔬圃、修竹、野鸟，还有那食芦菔根的庄客，还有为南轩和自己取名的父亲，永远是他的梦。

（作者为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）

苏轼的南轩

陈仲文

序与跋



馆编著：中信出版社出版

在探寻流淌在血脉中的文明密码。

《思接千载：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》

为了帮你更好地读懂“古代中国”基本陈列，把国博最受瞩目的展览带回家，2025年“5·18国际博物馆日”之际，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信出版集团联袂推出《思接千载：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》。本书从“古代中国”基本陈列中精选出115件珍品，由拥有丰富讲解工作经验的国家博物馆社教专业人员倾力编写，20余位知名学者严格论证审核，与你分享那些祖先留给我们的记忆和荣光。透过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，你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，更好地读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，更好地回答“我们是谁，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到哪里去”的古老追问。

全书以近700张超清大图，突破展馆局限，呈现青铜饕餮纹的狞厉神秘、瓷器千年肌理的精妙绝伦；更有350件关联文物构成知识谱系，于器物纹饰的方寸之间，讲述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；全书还突破性地立体呈现文物，让千年岁月在你的指尖流转。

这既是一个可捧读的“纸上通史展”，更是一场打破时空界限的血脉基因寻根之旅。愿这本书成为你探索中华文明的钥匙。也许某一天，你也会成为历史的见证者、记录者、讲述者，用新的发现赓续中华文脉，增添中华文明的光彩！

（此文为《思接千载：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》一书序言，本版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）

从“一锅基本粒子粥”到星辰大海

——《宇宙的故事：星辰大海的探索之旅》创作谈

冯磊



《宇宙的故事：星辰大海的探索之旅》：冯磊著；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。

20世纪初，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断言，物理学大厦已经落成，后世学者只需做一些简单的修补工作。但彼时，物理学的天空被“两朵乌云”笼罩：迈克耳孙—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的“紫外灾难”。正是它们，引发了20世纪物理学的两场革命：相对论与量子力学。

21世纪初，科学家同样做了回顾与展望，发现物理学的天空出现了更多的“乌云”。这些难解之谜，可以归结为“两暗一黑三起源”：“两暗”是指暗物质和暗能量，“一黑”是指黑洞，“三起源”分别是指宇宙起源、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。近年来，科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突飞猛进，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也从茫然与猜测，来到了精确测量与严格求证的阶段。

《宇宙的故事：星辰大海的探索之旅》就是一本介绍宇宙学最新进展的科普书。我想层层递进地展示现代宇宙学的波澜壮阔，使它宛若一场迷人的探险之旅。全书从“光”这个宇宙的信使出发，介绍人类如何测量天体质量、洞察宇宙膨胀的历史，进而由测量结果与理论之间的矛盾，引出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两个物理概念，探讨“两暗”如何对宇宙演化产生决定性影响。基于对宇宙膨胀历史的测量，科学家提出了大爆炸宇宙学模型，预言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的一次史诗级“爆炸”：早期宇宙是“一锅基本粒子粥”，随着时空膨胀，温度逐渐降低，原子得以形成，它们像滚雪球一样聚集到一块，形成了恒星，而恒星聚集起来，形成了星系、星系团。

这138亿年的风风雨雨，充满哲学的思辨意味。《庄子》有云：“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；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。”“至大无外”就是宇宙，“至小无内”就

是基本粒子，宇宙学就是一门“至大”与“至小”有机统一的学问。

宇宙的本质，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吗？南宋词人吴潜曾在《满江红·齐山绣春台》中写道：“问古今、宇宙竟如何，无人省。”当然，现代宇宙学家并没有这么悲观。经过多年努力，现代宇宙学已经脱离了哲学的范畴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大爆炸宇宙模型提供了非常多的、可以精确检验的预言。这些预言也被越来越精确的实验测量所证实。随着测量手段的进步，宇宙学研究已经进入了“精确宇宙学”时代，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。

对于复杂的天体物理过程和宇宙学新知，我力求用案例和比喻形象化地将其描述出来。物理学家霍金曾说：“在书中多写一个公式就会让销量减半。”加之多次走进中学开展科普活动，我发现中学生朋友们对描述性内容还能保持兴趣，一旦出现复杂公式，不少同学就会眉头紧锁。所以在本书写作前，我定下一个规矩：绝不出现一个数学公式。写作过程中，有无数次写下公式的冲动，最终都忍住了。

希望本书是一把钥匙，开启一扇探索宇宙的大门，如果启发一部分读者走上宇宙学研究道路，那就更好了。对大部分读者来说，探寻宇宙的奥秘，会给人一些启迪。学过宇宙学，你会发现人类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。烦恼的时候，试着抬头仰望星空，想想无垠的宇宙，也许烦恼会烟消云散。当然，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因人的渺小而怀疑人生的意义。生命是一份异常珍贵的礼物，组成生命的每一种元素、每一个原子都经历了亿万年的宇宙史诗。我们应该好好把握当下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


三联书店出版
吃
谷食中国
兴
点主食
生活探源
王
新知仁

民以食为天。一日三餐，看似寻常，却蕴藏着几千年来先民的无穷智慧。作为重要的文化软实力，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，享誉中外。

近年来，一系列饮食题材的影视、图书等作品广受青睐。人们不仅要吃好，还要对美食背后的人文内涵、历史背景产生浓厚兴趣。比如，为何同样是小麦面粉，亚欧大陆东西却分别发明了馒头和面包？意大利面到底与马可·波罗的中国之旅有无关系？以原产美洲的玉米、红薯和马铃薯为食材的中华小吃，在形制上与墨西哥、秘鲁的相关制品有何不同？《谷食中国：中华小吃糕点主食探源》一书，对这些话题给出了新的解读。

这部凝聚了饮食文化学者王仁兴40余年研究成果的四卷本专著，从煮、蒸、烙、炸四类烹饪方法徐徐展开，以大量的考古学、人类学、文献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材料为依据，理出始于距今1万年前后的煮食、8000年前后的蒸食、5000年前后的烙食和3000

年前后的炸食脉络，同时揭示出这四大类谷食中100余种经典品种的源流及其演变规律。

中国是粟黍稻的起源地，在以本土谷物为主要食材的美食创造中，无论是平日清纯的小米粥和数百种具有食养功效的颐寿粥，还是年糕、元宵、粽子和桂花糕等应节美食，流传到今天未见断层，体现了中华谷食文明一以贯之的连续性。

其中的小米饴饼、煎饼和米粉等，还反映出华夏先民的美食创造能力。小米能制作成面条？出土于青海喇家遗址4000年前的小米饴饼，颠覆了学界对古代面条的认知。不少西方学者质疑其真实性，但科学复原实验印证了这碗饴饼伟大的首创性。

原产西亚的小麦等麦类作物，自4500年前后传入中国后，麦饭、馄饨、面条、馒头、包子、饺子和烧饼等，相继从先秦历经汉唐呈现在国人餐桌上，成为亚欧大陆东西麦类谷食之美与共的中华佳品，闪耀着中华谷食文明的融合性之光。

除了强化五谷为养的认知，书中也蕴含着作者对谷食传承发展的忧虑。“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冲击，中华小吃糕点主食数千年形成的工艺传统正在逐渐消失。尽管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保护非遗的举措，

读
书

本版邮箱
dushu@peopleldaily.cn
本版责编：任飞帆
版式设计：赵偲汝

五谷美食，何以食在中国

——悦读《谷食中国：中华小吃糕点主食探源》

文 明

但出自传统工艺的精品已成为日常市场上难以寻觅的稀世珍品。很多食物名称与样式依旧，口感与味道却与昔日的相差甚远。”作者对湮没已久或鲜为人知的传统工艺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，希望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留存后世。

与旁征博引的文字相得益彰，全书589幅珍贵图片包括考古食物遗存、历代炊具、古墓壁画、简帛文字、小雅操作场景和小吃糕点标准照片等12类，其中不少为珍贵的考古类图片，可一窥4000年来面条、混沌、饺子、馒头、包子和粽子等当时的真实模样。比如汉代拉面庖厨俑，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小麦团线条形制品的考古证据，证明中国面条远远早于意大利面和阿拉伯面。

这部85万多字的著作，是继作者《国菜精华》之后，又一部探索中华饮食文明渊源的力作。王仁兴多年来不断地搜集、考证、推敲、更新，每一章节都反复修改了多次，最多改过19遍。尽管书中考古资料丰富，逻辑推理考证严密，读来却并不枯燥乏味、晦涩难懂。诗话优美的语言，引人入胜，品读间，一款款浸润历史谷香的主食、小吃跃然纸上，书香谷香充盈交融。

《蘸火记》：牛余和著；作家出版社。



《感知化学——穿越时间的科学之旅》：贾墨等著；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围绕触觉、味觉、视觉、嗅觉四种感官体验，专为青少年读者量身打造的化学科普漫画书。

